



《血色草原》的记忆与诗意

□ 杜波

近年来,东北叙事小说成为文坛“东北风”现象,各具特色地在东北黑土地上脱颖而出。而在东北诸多作家的长篇小说中,《血色草原》是独树一帜的。

2021年6月,在北京召开王怀宇长篇小说《血色草原》《风吹稻浪》研讨会时,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表示,《血色草原》书写了人与自然的联系,涉及植物志、动物志等丰富内容。小说将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相结合,以诗化笔法歌颂自然生命,表达出原始的自然崇拜和鲜明的地域文化。评论家胡平认为,《血色草原》是东北文学一个时期以来的重要收获,“无论如何,《血色草原》都是一部厚重的作品,不可复制。”

在《血色草原》被广泛认可与好评的情况下,王怀宇接连推出长篇小说《风吹稻浪》《芬芳大地》《黑土地》,有的作品已改成影视剧本投入拍摄。

面对文学的传统母题,王怀宇并没有陷入常规的叙述和情感模式,反而从源头反思人类之间的生物联系与人与自然的的情感走向。小说以“血色草原”为视窗,透视历史、文化与家族的兴衰,既有对小说传统的继承,也融现代的品质,更有自我诠释的品质与特色。

在人与自然、人与生态转呈过程中,反复加重了记忆与诗意的主体,使得作品在深度与高度上更贴合读者的心理。在小说写作中,作品能回旋于记忆与诗意、纪实与虚构、微观与宏大、镜像与映象之间,让自我、意义、价值、人性、精神、追问等,进行综合、平衡、杂糅、浑融、诠释,才正是文学精神的核心。王怀宇的这篇小说就很好地运用、融合了这些。

小说《血色草原》中的一切景语皆情语。就像帕慕克说的那样,阅读小说的最大快乐在于可以不用从外部,而是直接从生活在小说世界的主人公的眼中去观看世界。从小说的环境描写人物细节刻画中都呈现记忆与诗意之美。尤其在小说中出现“处处是红色的血肉、红色的狼牙、红色的枯草和红色的泥土……草原风掀起一拨又一拨的浩荡草浪时,总能让人联想到马群的脊背、牛群的脊背、羊群的脊背,甚至是狼群的脊背……那也分明就是汹涌着的红色肉浪”。这段精彩的描写就是这部作品的基调。这些文字,渐渐地由平远转化为深邃、彻悟,进而传达出一位作家与草原、乡愁、自然、生命的深刻、深情对话。也呈现了全书的主要色调,这些色调的铺展,就呈现出外部世界与人群、生存的大背景,也暗示这是一种能量之外的颜色,是一种用自然的自由投射,来展示融入大自然生命的宏图。

《血色草原》最具文学性的部分,就是那些由实向虚的声音描写。

小说需要有一种特别的声音存在。独语的小说说是单调的,多声部的激荡、“人声与狼声”的和解、“狼性与血性”的共融,才是小说的魅力所在。王怀宇还写到了很多不经意的细小事物、细小声音,它能让人从过度写实的语境里超脱出来,进入人物的内心。比如《血色草原》中祖母杨树花、胡老五、王耀祖、王龙飞、胡小慧等人物融合在自然的生命与人的生命、动物的天性和人的个性之中,不仅向人们有声有色讲述了前现代草原瑰丽雄壮的生命图景,也无可避免地延续了草原传统文明在历史潮流席卷下面临拆解、衰退、转型和重生的历程,王怀宇巧用“深描”来刻画形象。所谓“深描”既指叙述的视角、立场与情感,同时也指作者在写人叙事时,更注重探讨和展示人物的外在行为背后的意识、动机、心理活动和精神诉求等平稳的过度,这般叙述,人物与景物与动物与静物都鲜活起来。

尤其在作者描写诸多女性的各个章节里,体现得更鲜明更透彻,这种细节描写胜于西方欧美小说中那大段的心理描述,蕴含着中华民族所具有的文化特质——含而不露,尽在不言中的诗意之美。

不可否认,《血色草原》这种真实的表达从色彩开始,它的核心是细节、经验、情理和逻辑的交互印证。比如草原、狼群、植物、人物、民俗、人性等等,这些色彩记忆也构成一部优秀小说的原基,它背后的精神图景,是为了更好地抵达一种精神而真实。

它的色彩表达不仅是物象上的,还有映像上的,前半部分写草原塔头滩,写塔头滩上充满血性的生活与生存,即人与人、人与狼的斗争。后半部分是写叙述人“我”和父亲出走以后,进入城市,他们在城市获得成功,这些是延伸“血性”的意义,也是镜像的对比之后的融合于“血性”。

说到这里,我感觉这种血性的延伸才刚刚开始,作者通过这样的叙述是要传达一种精神,来自东北草原的人的一种血性传承。这种传承来自记忆,我不得不说“血色草原”意蕴深厚,书写的是所有生灵的共同命运。同时,用这样的渲染更寄寓为草原人同草原狼一样,都是具有“血性”和“血气”,这也是作者对这片草原的生命延续和希望的一种表达。这就是法国心理大师雅克·拉康提出的小说的最高境界已经不是单纯的“塑造人物形象”,而是要找到自律自洽的“镜像自我”的这个概念。

《血色草原》的文化元素与“乡愁因素”一脉相承。小说中乡愁衬托出的诗意美,这也是另一种记忆的体现。18世纪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说:“哲学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求家。”乡愁意识带来的生命活力、活性元素的象征意义和镜像自我的鲜亮的红色足以吸引眼球,不得不说《血色草原》是一部装得下作者全部感受的小说,是一部用自己的方式同世界对话的小说,也是对乡愁回望的小说,是一种探寻有宽度和厚度的“可能性”书写。它的独特之处在于,作家描写的草原是有特殊地域性、别异性、文学性、历史性的,更有闯关东人后裔的代表性。

精神有根性、心灵有故乡。在《血色草原》里,有一个以草原为核心的故事架构,但在现代架构之外,还有一个生活架构。故事架构里的人是追求变化的,原始草原与现代草原的对比,也阐述了作者的忧心忡忡。原始草原的生活架构里的人是缓慢的、自然的,这种日子是有声音的,有狼嚎、雨声、风声……这些来自草原的声音所构成的生活幕布,是记忆的。但生活的动静从未停歇,也从未静默,它们作为一种血性的存在,一直代言着草原,也守护着草原。

草原的血性精神深深嵌入了王怀宇的人生。先人的历程在他看来是人生的省思和升华,是从家族、个体的历史中走出来,走向现代社会,并和世界对话,也是“传说中那美丽的草原”方向的诞生,更是一种包含许多具有东北特色的历史见证。

正是对记忆与诗意的频频回望,王怀宇在《血色草原》里书写了在历史中真实而出的记忆与诗意,和对未来“血色草原”的血性传承的一种精神延续。

1

立秋,悄无声息地来了……它如同时间从林里一块界碑,于漫步间陡地矗立你面前……念及它,便自然想起了我那并不遥远的远方——科尔沁草原东的姜家甸,也想起了“立秋打甸”那句流淌乡亲们心里的世代歌唱。是巧合,还是某种必然?此“甸”与彼“甸”相应,便把节气的刻度,妥妥地与家乡的一桩农事相咬合,使之成为许多人永远的乡愁……何谓“打甸”?乡亲们解释得极简洁——打草,牧草,抑或羊草等。然无论怎样,它与牧民和农家来说都是秋后的第一场收获。

2

“立秋打甸”是关东人对秋的歌颂。不过,还另有“立秋打靛”也不时有人低吟浅唱……

秋,渐次地铺展……一个“打”字,对应了音同字不同的俩字儿——“甸”与“靛”。孰更确切?让人有些莫衷一是。向有文化积淀的人讨教,原来这两句也都各表其意。“打”都是收割或采集的意思。前者是牧民,或农家,所“打”之“甸”,即是生长在草原上的牧草。皆因人们习惯称草原为“甸子”,于是这“甸”也就成了“草”的借代。那时,甸子上生长的多是羊草,因而人们就把那个秋天的故事,冠以了“打羊草”的名。

而那“立秋打靛”又包含怎样的意义呢?与有故事的人聊,方知这“打靛”,是指一种能获取染料靛蓝的植物。而打靛者,则多是旧时乡间农家或城里开染坊的人家,目的都是为了织布土布着成自然蓝色。所打之“靛”,也都是制作靛青的植物。至于是何种植物?问津百遍,原来这种植物叫靛草,亦是蓝草。能证明“蓝草”亦“靛草”,是近代著名学者黄侃。他在《蕪春语》中曰:“吾乡呼蓝草曰靛草,取其汁,以瓦(音 xióng,长颈瓷坛类容器)盛之,俱曰靛。”他是清末民初湖北人,缘地域差异,于是心下存疑,此“靛草”可当彼“靛草”乎?为厘清它,我曾请教原安广县一家开染坊的杨氏后人,依他所言:“凡可以获得靛蓝的植物,都叫蓝草,绝不单单地指哪一种。”当年他家用以提取靛蓝的“靛草”,其实就是夏日里生长在沼泽里,一种被称为“蛤蟆腿”的植物,其名蓝草,也有叫它水荳、东方蓼的。而对靛蓝的获取,即通过采集蓼蓝的叶子,把它放入大缸中,经过发酵所得。如此,“打靛”的意义也就明了。

二者共存,各表其意。然于我来说,“打甸”则是挥之不去的岁月情结。

3

秋后一伏,人曰“末伏”。作别它时,即进入八月中旬,此时乡亲们便抡起了大钐刀,开始一年一度的“打甸”了。

为啥立秋后“打”呢?皆因这时的羊草,已从生长期渐进了成熟期。趁它尚未枯黄,营养丰富,打甸自然就正当时了。而乡亲们对它的理解是:“秋后雨水渐少,打下来的羊草易于晾晒;另外,这时割下的羊草能收住浆口,确保颜色和营养。”说这还真有见证,那时打下来的羊草,堆个八九分干,就得把草趟子攪成草码子,晒干几天,再把草码子攪成大垛。待庄稼上场,生产队才放几挂大车把它拉回,苦成一座座大瓦房模样的羊草垛。

冬天,大雪飘落,四野白茫茫一片,牲畜在野外打不着食儿了,老队长拧着烟思忖半晌才发话:“拆垛!座槽喂几天。”于是那些马牛驴羊,不出圈门就能吃饱了肚子。而拆垛时,那羊草绿色依然,且散发着扑鼻的清香。当那些“信儿”们背着羊草走过,雪地也一路芬芳……

那年月,羊草多与少,关乎队里牲畜的数量,是一个队的实力体现。也就因这,每年从各公社,再到各大队与大队,小队与小队之间,各自对分得的那份草甸子都相当的在意。它是马、牛、驴、羊的“口粮田”啊!而那羊草,则是它们一个冬春的口粮。因而,每年打草时各生产队之间,小队与小队间,也常常为边界而计较。一旦僵持,各自都大有“寸草”不让的架势。

后来,县里专门成立了草原管理站。

4

站里人员平日骑马巡逻草原,打那后,每年什么时候开甸子,哪天开刀,也都统一掌管了。

说起打羊草,总能让我想起那首流传久远的民谣——“羊草垛,插钐刀。你的兵马任我挑。挑哪个?挑红缨!红缨不在家,挑你们家老疙瘩!”

它是什么时候,又是谁人所创?是个怎样的召集牧民打草的故事,今天已无从知晓。不过作为打羊草的工具——大钐刀,一直在牧民和农家沿用着。直到农家不再储备越冬羊草和柴草时,它才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。

大钐刀,皆因它形似镰刀,有地方干脆叫它钐镰。主要由钐刀头和刀杆组成,钐刀头一般在一尺半左右,宽在三寸上下,刀背弓形。钐刀杆长,约两米二三的样子,多以杨木杆为主。钐刀头与刀杆组合,须是仰120度角为宜。调好角度,在刀杆头加个劈头楔,便可一劳永逸。

与钐刀相搭的是磨石。大致有两种,一种细磨石,打草人随身携带。手掌长短,三指左右宽。人们在它一端钻个眼儿,以牛皮条系之,另头则拴个小木疙瘩,打草时就别在腰间。歇气时,人们席地而坐,将刀头挽于胸前,一只腿压住刀杆,一手以拇指顶住刀尖的一侧,另一手操磨石以唾液为浆,便嘎吱地磨起来。磨了一阵子,便以指甲在刀刃上相拭,若涩滞便是锋利;若滑即钝,还需继续磨。另一种磨石叫大擗石,人工凿制,质地粗,长条状,长约30公分,宽约15公分,厚约20公分。它放在窝棚那儿,谁钐刀磨出了豁口,或卷了刃,收工后都要用它蘸水使劲地擗。一擗就抚平了刀刃,擗平了豁口,最后再用细磨石一锃,那大钐刀又锋利如初了。

大钐刀,承载了“打甸”的故事。而当



□周云文

它与农耕文明相交融时,又形成了特有的地域文化。后来,于麦收的田野里,我见证了它那别样风采……

5

中学毕业回乡,我参加了那年秋天“打甸”的全程。

姜家甸,离我家所居的荆家岗子屯,大约有五十多华里的路。那天一大早我们十几号社员,乘两挂马车便顶着大雾出发了……中午在原古城公社子午山屯的韩家打尖。吃完饭稍歇,又向南开跋,没走多长时间便进入了原平安公社地界,踏上这片土地即意味进入姜家甸了。它那时的美丽至今难忘——蓝天白云之下,无边的草原麦田一样平展,清一色的羊草绿油油的,各色的野花这一簇簇那一片片,姹紫嫣红开放其间。紫色、黄色、红色、蓝色,宛如彩带飘浮着……而那一挂挂挂行进其间的大马车,有如碧波泛舟漫游其间……

到达目的地,已近五点,紧要的是安营扎寨,掘井挖灶。大车一停,老队长立马分派。有经验的社员,忙着用木杆搭马架子——住宿窝棚。急于练手的社员,忙操起了钐刀就近打了些苦窝棚用的清塘羊草。年年落不下的咸大厨,领着几个社员挖灶子和掘井。一阵忙碌,马架子最先安好。紧接着灶子也冒了烟,水井也涌出了泉水。正当社员们各自忙着选铺位、铺行李时,咸大厨便用勺子敲着锅沿喊人:“开饭喽!趁亮赶紧吃,天黑就起蚊子喽!”真的,吃完饭天也就擦黑了。那大蚊子小战斗机一样,让你防不胜防,而空中翻滚成球的“小咬”更难以抵挡,喘气

6

开甸子,即正式准许人们进入草原了。而开刀则都在第二天。

开始打钐刀了,它看着简单,可一上手还真有些说道。原来这集体打草,须是两人一组,这叫一副架。一人开趟子,另一个背趟子,开趟子与背趟子的,也都两人轮着干。开趟子与背趟子要保持一钐刀杆半的距离,为的是防止背趟子的钐刀抡翻了伤了人。而一副架与另一副架之间,虽是挨着推进,那也都一个错后一个,前后也都在两米左右。次第排开,雁阵一样延展着……

正式打钐刀时,须是身板直立,两腿岔开,开趟子的于左胳膊窝夹住钐刀杆上端,左右手上下握住刀杆,抡刀时要靠腰部扭动与两臂相助,那钐刀才自如而有节奏地左右摆动起来,人们也于摆动间徐徐前行……

草甸子上一副副架协调地向前进着……刀过处,那起伏的草浪瞬间成了草趟子,青龙一般地蜿蜒着。这时老队长对背趟子的仍喋喋不休地叮嘱:“不要跟太紧,小心前面的脚后跟。”他的话绝非絮叨,背趟子人要跟得太紧,一个不小心刀切出去,开趟子的脚后跟就悬乎了。另外,这背刀的还必须一刀挨一刀地打透。一旦打不到位,草趟子下面就出现连鬓毛了。刚打时看不出,致草趟子就露了馅,一绺绺活活的草还马鬃一样地立着。老队长眼里,一副好刀架打出来的草趟子,草梢须是野马分鬃的样式,这样的活计才配享满分。

打羊草确实辛苦,不过也常有惊喜,让你放松一下心情。或是蹦出几只毛茸茸的野兔崽儿,或是一窝跑得飞快的野鸡崽,或是于你刀前飞起的鹌鹑,偶尔还有只草狐狸与你对峙相望……对这生灵,老队长从不让伤害它。留情它们,刀锋与草茎间的弹拨,也仿佛都成了乐曲,心情那是个愉悦……

7

一旦开刀了,草甸子上无处不热闹了。

除安营扎寨的社队外,周边各公社和农牧场站,也都大车小辆地向草原进发,他们不搭窝棚,人称跑跑车的。这些社队和场站,那是男女齐上阵,他们所到无不彩旗飘扬,欢歌笑语……个个都是打钐刀高手,每天早出晚归,中午在附近村屯设伙食点,多以杀羊相犒赏。各处伙食点是一家赛一家,人们那是咬口馒头,喝口羊汤,再来筷头羊肉炖茄子,那真是满嘴满心的香。人们吃得饱喝得足,干劲也足,十天八天就把一冬的羊草给收回来了。

收场了,像是打完了一场大的战役。那辽阔的草原,无处不被人们打理得“板寸”般的头茬,齐刷刷干干净净。没几天,那星星般散落的草码子,便被苦成一排排高耸的羊草垛,像村庄,也像街市……

8

立秋如常,“打甸”也依然。

只不过,他年繁重而艰苦的打羊草那套活计,如今已被机械所取代。收割起趟子,再捆包,也一应都由机械来打理了。所打下来的草呢,每年都按订单出口了日本、韩国、东南亚等国家。昔日的草甸子,一时成了那步履傲慢、绅士范十足的赛马的食品基地。仅取之么?绝不,这些年来“两山理念”在这儿不断地得以生动实践,保护与建设并重。围栏、舍饲禁牧、翻耙、播种、灌溉等等,姜家甸也于绿色转型中再造了它的生机。

正是秋来把盪回望,风吹草浪又跃心上……

